

怪人怪事

江石江

劉湘的「神仙」軍師

昔年四川的大牌軍人之一劉湘（甫澄）與他的侄兒劉文輝一個在成都稱王，一個在重慶稱帝，川人受其統治達十數年。毛共竊據大陸後，劉文輝附逆被磨折而死，劉湘則在抗日戰爭期間奉命出川作戰，死在武漢前線。

當朱毛共軍自江西流竄到四川時，劉湘奉命攔阻、圍剿，他都用他的神仙軍師任「剿匪前敵總指揮」，「劉神仙」本無軍事智識，因而全軍大敗，致共匪得以通過四川逃往延安坐大。

現在毛魯澤東惡貫滿盈而死，憶及劉神仙之貽誤戎機與種種妄為，特將此怪人怪事憶述如後，以饜中外讀者並請指教。

因尋祖墳黃緣倖進

劉神仙並不是真正神仙，是人們給他取的渾名，寓有諷譏之意，實乃一位業堪與走江湖的風水先生。因為他混進了當時四川軍人劉湘軍中，成了「軍師」，做出怪異荒誕之事不少，名遂大

噪，在民國二十年間前後，川中軍政界人士無不知有劉神仙者。

他之所以得混入劉湘軍中，其說不一，有的人說他是走後門由劉妻所援引。因為劉妻曾得怪病，經他醫治好了，受到信任，進而黃緣倖進。有的人說他是由劉幕中一名有力秘書介紹他為劉湘看風水、遷祖墳，既神且驗，進而達其妄說壟惑劉湘。兩說誰是，已無從稽考了。

劉神仙自以為劉伯溫（基）轉世，具王佐之才。上知天文，下曉地理，凡是過去未來，他一看便知，迷惑了劉湘以後，做了「軍師」，全軍征伐防衛大權無形在他掌握中。凡事他有所獻替，劉湘多言聽計從。那時劉湘任第廿一軍軍長，竟尊稱他為「師父」，於是所有軍中幹部欲求升遷調補職位者，如拜他為師，則有求必應。連文職人員亦如是。他直接指揮一旅部隊，號稱「神兵」。

共匪自江西逃亡，流竄經過四川邊區，劉湘

奉中央命令截堵圍剿，劉神仙就任川軍剿匪前敵總指揮之職，以毫無軍事常識的江湖術士而領兵作戰，注定失敗無疑。然而可見當時「劉神仙」迷惑劉湘程度之深，終因該次剿匪大失敗，劉神仙被疎遠自慚無能而離開了劉湘，後竟不知所終。

「劉神仙」在劉湘軍中混擾了十多年，使劉湘深信不疑，尊為軍師者，自有他的一套迷人之術。

「劉神仙」第一次玩的魔術，是為劉湘尋找祖塋遷葬基地，川人俗稱「尋穴」，即是堪輿家所謂「地脈龍穴」。費了若干時日才把「龍穴」尋到了，約劉湘同往查勘。於崇山峻嶺中，有一塊空地，據他說：「此乃真正『龍穴』，葬下，後人必有帝王之位。並謂劉湘是劉玄德（備）轉世，日後當在蜀中稱王，繼續後漢基業」，所以才能尋到這一個真正「龍穴」，是乃天意也。

隨即派人掘地開穴，掘到六尺深時，發現一

口紅漆褐金小棺材，開棺視之，內有皇衣皇冠，「劉神仙」乃向劉湘說：「如此故物可證吾言不虛，亦為有德者居之」。

劉湘當時看得目瞪口呆，一會才說：「師父真神仙也」。從此劉神仙在劉湘心目中，非常敬重，真正成了神仙，所以對他言聽計從，大做其繼續後漢基業的皇帝夢。這是極端祕密的一段故事，後來有人知道，是堪輿家引入入彀的預先幾年做好的把戲。

在劉湘信劉神仙入迷的時候，軍政措施，一切皆由劉神仙決定，將領中如潘文華、藍文彬、唐式遵、范紹增……大多表示懷疑，且有反對者，都不生效力。一次開完軍事會議後，唐式遵在閑語間微有規勸劉湘不可信仰神仙入迷之意。



民國二十年前後寵信劉神仙的四川大牌軍人劉湘。

劉湘笑道：「你們各位可以玩女人、玩戲子、玩賭博、玩大煙，難道我玩神仙都不可以麼？」

唐式遵為之語塞，從此更無人敢進諍言了。

預知未來原是詭計

一天劉神仙在一家小酒館獨酌，看見隔席有二名士兵同桌猜拳喝酒，旁若無人，鬧得不可開交，他本已生厭，忽然計上心頭，便走過去向他們說道：

「兩位弟兄！且暫停猜拳，我有要緊的話，同你們談。因為你們臉上氣色不好。」

二人聽了一怔，說道：「老先生會看相麼？」

「我就是軍部軍師劉神仙，當然會看相。」

二人聽說他是劉神仙，嚇得急忙起立敬禮，要求他繼續看相。他裝模作樣的分別端詳一會兒說：「你們的臉上，已現出了死色，時間不過二十四小時，而且同時而死。」

劉神仙的威名是全軍官兵都知道的，現在他們碰見了，實屬意外的奇遇，既然看出他們現出「死相」，那有不懇求他救死之理，因為知他神通廣大，必然能够起死回生。二人不期而同的一齊跪下，說道：「務請神仙救命，恩同再造，沒齒不忘。」

他這時開顏一笑說：「弟兄們！我若不存心救你們的命，我也不自動

過來為你們看相了，快些請起來，聽我慢慢告訴你們的解救辦法。」

於是二人起身來，又把另一桌上劉神仙的酒壺拿過去，為他斟滿一杯老酒，舉杯恭敬的回敬他一杯，他喝完了酒才說道：

「我本來不可逆天行事，便來救你們的命，因為看見你們的祖上積有陰德，你們在臨死之前，遇見了我，我當然不能見死不救，這也是我的一件功德，現在我告訴你們，今晚回到營中，準備脫離軍隊，切不可告訴他人，只可把自己私人東西簡單收拾，又萬不可攜帶武器，到了午夜時分，乘機先後溜出營外，直向南山（斯時劉軍在重慶，隔江南岸有南山）而去，於天亮時並肩而行，慢慢的上山，心中默念「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」不能停止，也不能左右他看，行到半山之上一定有人喊叫你們「止步」，也不可答應，更不可回頭看人。人聲只喊三次「停止」便不喊了，你們就得加快速度改為跑步，只要跑過山頂，便平安無事了，各自逃返家鄉，務農為本，將來自會成家立業的，我的話說完了！你們快些去吧！」

二人聽了，千謝萬謝的向他叩頭而去。真認為祖宗積了陰德，大家在臨死之前，遇見了神仙救命。

他回到軍部便向警備司令部的參謀長說道：「我昨夜心血來潮，占一課，知道我們部隊中有兩名士兵，竊取了重要機密文件，決於明日向對岸南山逃走，要送到敵軍陣營去獻功，計算當于天明以後，他們將出現於南山半山之上，請即派

武裝兵士一排，按時前往追捕，先當呼喊他們『止步』，可以捉活人回部審訊判刑，若是三次呼喊『停止』他們都不停步，可以開槍格殺。」

那位參謀長知道，劉神仙的話就等於劉湘的命令，只有答道：「照辦！」只是在心中認為這是胡說八道的無稽之談，等到派兵去追捕而沒有逃兵發現回報時，才可以諷刺他的「八卦不靈」，自己砍自己的招牌。

然而到時派去的追捕逃兵一排回來了，排長向參謀報告，正如劉神仙說的時間地點發現兩個兵士併肩直向山上行走，喊叫他們停止，理也不理，直往前跑，喊了三次不停，只好開槍打死他們了。

於是這一件預言而成事實的神話，傳遍了高階層部隊中，認為劉神仙真是能知過去未來，那兒知道這是他自己導演的一幕慘劇呢？

然而這一件秘密終於為人所知道者，是「神話」傳到那家小酒店，給跑堂的公師聽見了，想起有一天兩個士兵與劉神仙在席間的談話，前後湊合，方明白是這個老狐狸把自己的快樂（預言）建築在他人的痛苦（生命）上。

他在軍中的行為，大概如此。

底牌揭開借刀殺人

他認為誘殺士兵微倖得名的事件，永遠不會有人知道而揭發。可是被一個好管閑事的新聞記者吳某，從小酒店的跑堂公師口中聽見了，再加以查探執行追捕逃兵的某排長當時情況，證明全屬事實，便用了影射的筆法，編造類似的一個故

事，刊在一家不知名的週刊上，寄了一份給劉神仙。

劉神仙看了心裏有數，不聲不響的派人探知那位記者的背景與行動。據報吳某只是一位歡喜利用新聞消息敲竹槓，並無人事背景，他之所編造影射故事者，原想劉神仙看了會送他一筆錢，以免他再次將真情實事宣佈而已。

他心想：吳某這小子，敢於在泰山頭上動土，老虎口中尋食，若不消滅他，留着他總是後患，一旦真象披露，說不定就會失信於劉湘，後果不堪設想。以他當時的權勢，要制裁一個記者，是不費吹灰之力的，但在他還要設計周密，不給外人知道他是狂殺無辜，終於想出一條借刀殺人之計。

吳某自己又辦了一個通訊社，劉神仙派了親信用吳某的名義偽造一頁通訊稿，編了一條消息，說是在某縣駐防的部隊長父親死了，不但分派當地民衆人人都要致送賻儀，還要每家派人參加大出喪送葬行列，又要十戶一家「路祭」，如違令者，捕去坐牢三天。以致民怨沸騰，當地士紳聯名通電上峯，請調該部隊長到他處駐防。

那位部隊長原是綠林出身的老粗，聽說這條無中生有的造謠消息，認為不但誣他不守軍法，破壞名譽，也是侮辱他的亡父，不曾經過調查真偽，便派人到重慶抓了吳某押解到該縣，細看全身，按他跪在地上，問道：

「老子與你，往日無仇，近日無怨，你爲什麼發出這種造謠消息來整我？」

吳某一看那篇通訊稿，辯白道：「我沒有發

過這種消息，顯然是有人誣陷我呀！」

那個部隊長大怒道：「老子知道你是不會承認的，現在我的名譽被你破壞了，我死了的老子也被你侮辱了，老子要你的命作爲抵償。」

下令叫人取了幾根洋蠟燭來，一根一根的直往吳某的肚門塞進去，塞到他瞪白眼，斷了氣，才用麻布口袋裝屍，拋入河中了事。

不久，重慶報上只刊出一條某通訊社社長失蹤的消息，其餘什麼事都不曾提到。這便是劉神仙借刀殺人的傑作之一。

乾旦老鴛照收不誤

照說神仙中人，戒色是唯一條件，劉神仙却例外的淫亂好色。

那時候川戲班子中有男人演旦角，這種「乾旦」照例是富人闊人們玩弄的對象。有一個藝名小桃紅的乾旦，年紀才廿多歲，姣好如處女子，很有點名氣，一天，劉神仙看他唱「花仙劍」飾花仙，唱做俱佳而淫蕩之至，博得台下觀衆不斷的叫好喝彩。

他看得高興，當場賞了小桃紅二百塊大洋錢，照例戲終以後，下台謝賞，劉神仙拉着小桃紅不放手，叫他一同回公館去，從此一個星期不見小桃紅登台演戲，後來才知道是被劉神仙留在公館取樂。表面上說是他爲小桃紅教演新戲，爲了排練身段，留在公館的。

還有當時重慶最有名私娼館，老鴛渾名「鷄三」，一次在酒席間碰着他，他一見鍾情，竟逼

陪宿，鷄三面有難色的說：「我是老鴿，多年來不接客的，願為師父選幾個年青的小姐來陪你。」

他癡笑說：「就是你老了，可以清歸，就是你多年不接客，才是乾淨，你乃正合我的條件。」

鷄三在無可奈何之下，也只好屈服了，這一

來鷄三成了「師母」，擅寵專房，漸漸的事情傳開了，一般鑽營之輩，都走鷄門路，得以接近他，不知從這一道邪門，出來了好多新的顯貴？

為了劉神仙享樂，由鷄三引誘不少良家婦女給他蹂躪。有一個從上海留學回川的女學生，生得漂亮，又很開通（大方），人們喊她李小姐，是鷄三的内親。劉神仙在鷄三院中看見她，認為是淫樂的好對象，囑咐鷄三誘她入彀。

鷄三笑道：「這回怕辦不到了，李小姐是開通的女學生，不像一些土包子姑娘，她還是黃花閨女，我若向她說出這種事，挨她打耳光倒有份，成就是萬不可能。」

貪戀女生人財兩空

他命令的說：「妳無妨試一試，女孩子都是愛慕虛榮，妳許她事成之『前』，送錢若干，事成之『後』，再送錢若干，可以够她出洋留學的費用，便毫無問題了。妳若不辦妥此事，我對妳就不客氣了。」

鷄三聽了一想，假若這事辦好了，也可以撈一筆介紹費以及回扣錢，女人總是要嫁人的，用金錢買貞操，不算缺德。便向李小姐委婉的私自說及此事，本來以為碰釘子的，却出乎意外的被李小姐慨然答應了。

規定先送一筆可觀的見面禮，且約期與劉神仙同宿，並指定在同宿之夜再交現金。劉神仙得此消息，樂不可支，見面禮連着夜渡資，都一併交付了，表示他信任李小姐，也是想要博取她的歡心，可以在破瓜之夜，盡情享受。

地點是在鷄三妓院之中，特別安排了一間新房，擺設華麗如洞天福地，像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做「新貴人」，所以才這樣鋪張。也是鷄三私娼館中第一次點大蠟燭，儀式最隆重。邀請七位漂亮的私娼做伴娘，陪同一對「新人」譙飲，在座中的私娼們都羨慕李小姐做了這一筆好生意，因為她們只知道是劉神仙「點大蠟燭」，還不知道李小姐不是私娼，大家放蕩形骸，盡情吃喝談笑以助興。

劉神仙在這家香閣中儼然成了「娼門皇帝」，心花怒放，快樂得不可以言語形容。被她們你一杯，我一杯不斷的敬酒，灌得快要醉倒了，還是鷄三來說：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妳們各自回房去吧！讓他們好好安寢呀！」

衆人一閃而散，留下了這一對「新人」，劉神仙因為酒性發着而性慾衝動，披着小李姐往內室走去，說道：「我們睡覺了！」

李小姐忽然眉毛一皺，用手把胸膛捧着，說道：「哎呀！我的心病發了！跳得厲害，難過極了！」同時嘔吐起來，滿地板都是飯菜，又髒又臭。那種穢氣冲进劉神仙鼻中，幾乎也要發嘔。說道：

「這怎麼辦呢？真是煞風景，就讓我們的好事了。」

李小姐說道：「我有藥醫的，只是忘了帶在身邊。」

「那麼！叫鷄三派人去取來好了。」

「我放藥的地方別人不知道，非我自己去取不可。」

劉神仙爲了急於成就好事，便說：「我陪你一道去取。」

「我的父母不知道我在這兒，怎麼可以有男大一同回家？還是我自己去取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是不會逃走的。」

「妳就快去快來，我實等不及了。」

「不到半小時我就把藥取來了。」她說時抱着他給了一個吻，抽身便走出臥房，直奔大門而去了。

經過半小時，不見她回來，劉神仙便囑鷄三派人去她家詢問，據家人說：「她下午出門，現在尚未返家。」不意這隻煮熟的鷄子，竟然飛走了。

李小姐就是當夜乘輪船到上海去了。

麻將魔術一猜而中

劉神仙能够迷着劉湘，迷着衆人，也有他的邪術，據說某一次幾個將領請他吃飯，在席間都恭維他是神仙，二十一軍有了他做軍師，將來一定統一全川，獨霸西南。師父長，師父短的讚美不止，最後要求他當面顯一顯神仙本領，給大家開開眼界，甘願拜他爲師。

那時他已喝得幾分醉意，大言不慚的說：「我之出山，乃是應天順人。因爲甫澄（人們都稱劉湘爲甫公，只有他敢稱甫澄）乃劉皇叔轉世

將來必然繼續後漢基業，你們要我顯手法，關於國家大事，天機不可洩漏，只是玩玩遊戲就夠了。現在你們去打麻將，待我來玩這魔術給大家瞧一瞧，可以開心解頤。」

於是吩咐勤務兵擺好椅子，大家坐下玩起牌來。他坐旁邊，喝茶抽香煙，看也不看玩牌的人，只是說：

「第一圈是該坐什麼方（東南西北）的人和牌。」

結果真如他所說，一連四圈，都被他說中了，引起眾人驚奇，證明他真是能知未來的事，全體拍手叫好，「師父！師父！」叫他不時。

他又高興的說：

「下一圈牌，變一個花樣，那一家想要摸一張什麼牌，先告訴我，才去摸，摸來的一定是想要摸的牌。」

果然他們照辦，第一家說：「我要摸紅中。」伸手摸起來的正是紅中。第二家說：「我要摸九萬。」伸手摸起來，真是九萬。

第三第四兩家，各說的什麼牌，果然摸的什麼牌。

這一來大家都驚叫起來，又嚇得一身冷汗，因為各人都有心病隱事，假若當他說出來了，豈

不糟糕，大家只好恭恭敬敬送他上車回公館。

此種麻將魔術，是真是假，只有他們參加玩牌的人才知道，然而大家被劉神仙迷惑了，確是鐵的事實。

第二十一軍中以師長藍文彬素有野心，密謀叛變，曾與成都大軍閥劉文輝勾結，被劉神仙偵知了，報告劉湘，安排巧計擒拿他。不費一兵一卒，解除老藍兵權，羈押七年之久，及至中日戰爭起後，中央政府遷到重慶，老藍才由有力人士保釋，這個是劉神仙最得意的一次表演。

如此怪人怪事，在民國軍隊中，還不會再見，是神仙是妖怪，觀其種種妄為，可以知道了。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著 定價伍拾元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本書評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彭玉麟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壽、曾紀澤、張曜、蔣益澧、陳國瑞、程學啟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張樹聲、郭松林、聶士成、吳棠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李慈銘、洪鈞、張佩綸、張之洞、袁昶、翁同龢、陳寶箴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闕、楊守敬、于式枚、梁鼎芬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林紓、嚴復、陳衍、辜鴻銘、鄭孝胥、樊增祥、易順鼎、陳漢章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黃侃、趙熙、朱祖謀、王國維、吳梅、楊圻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